

大陈岛的故事

叶梅

1



当海浪推着小船，一浪接着一浪的起伏中，风雨来了。那座烟雨中的小岛眼看越来越模糊，小船上挤满了人，雨水打在人的脸上，合着泪水，哗哗地往下淌。一个男人跪倒在船板上，将身旁女人怀中的孩子抱过来，朝着小岛，双手高高地举起，哭喊道：“儿啊，你看一看我们的家！”“你可要记住了，那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家！”

被举在空中的孩子才3个月，被紧紧包裹在花布襁褓里，他还听不懂父亲的话，他只知道哇哇地哭，回应着父亲的喊叫和漫天风雨。

3个月的孩子没有记忆，这一幕撕心裂肺的场景来自父母日后的诉说，在台湾的油灯下，在春节的饭桌旁，更在牵肠挂肚望向台湾东南那座小岛的时刻刻里。大陈岛，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岛，是3个月跟随父母远离的孩子、还有一万多名同时远离的父老乡亲心中永远的伤痛和牵挂。

说来话长，目前归属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的大陈岛，位于离台州市区52公里的东海海上，由“上大陈岛”和“下大陈岛”组成，同属台州列岛。600多年前，郑和船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境况下，以罗盘导航定向行走西洋，将东海珍珠似的小岛记入了《郑和航海图》，那时得名“大陈山”。

大陈岛曾是海上抗倭战场之一。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明军水师于大陈洋追剿倭寇，并擒获倭寇大盗。如今大陈岛风门岭有烟墩遗址，即为当时留守明军所筑，后人多次修护。登上风门岭，便可在树丛中见到这些历史的遗迹。清代乾隆年间，岛上烟烟稠密，商贸流通，浙江道在岛上开始分设汛官，统领军、渔政务，大陈岛因此成为台州湾的经济中心。到了清末民初，这里成为东海台州湾洋面上唯一的大渔村、大渔场、大渔埠，岛上居民世代相传，颇多殷实人家。不料想，二战期间，日军占领大陈岛并封锁沿海，继承祖先抗倭遗志的台州湾渔民奋起反抗，他们建立武装，勇打善战，神出鬼没于岛海之间，被称作令人胆战心惊的“海上豪客”。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时，国民党败退台湾，将大陈岛在内的诸多岛屿控制为残部的据点、浙东沿海岛屿的指挥中心和防御核心，在岛上设立了名目繁多的机构，驻扎了数万军队。1955年1月，解放军发起号令，以摧枯拉朽之势，在不到24小时内，一举攻克与大陈岛近在咫尺的一江山岛。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和前哨据点，攻克此岛，大陈岛立刻失去外围屏障。国民党当局仓皇之中，于2月7日，实施了那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大陈岛全面撤退的“金刚计划”。

大陈海域的海面上铺开了美国海军第七舰队132艘、蒋军27艘舰船组成的混合船队，包括6艘航空母舰，5天时间从大陈、竹屿、披山、渔山诸岛撤走其军队1万多人，强令撤走居民1万7千余人，以及军用物资4万吨和各村庙宇神像10余座，同时将遗留的码头、渔船悉数毁坏。整个大陈岛仅留下一位重病在身、奄奄一息的老人，还有深埋在地下的地雷。

3个月的孩子姓张，张家夫妇本不愿撤离，但在蒋军刀枪的威逼下，只得含泪收拾细软，抱着孩子上了船。那天的大雨，如同

说起来，座右铭这东西，古已有之。比如：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从中学起，我的座右铭是“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当时身边的朋友、同学都颇有优越感，而我长得不好看，不受人青睐。所以下了课，我唯一的去处就是图书馆。很早的时候我就去啃《东周列国志》，当时不知道，长大后才知道自己选了一本最难懂的书。

后来双百考上好学校，但没得意几天，发现有人学习远超过我，轻轻松松就能上我好不容易考上的学校。于是我写了4个字，“得之不喜”。觉得不伦不类，就加了个“失之不忧”。有一次班里选什么我不记得了，反正黑板上划正字，我票少没选上。这就用上了“失之不忧”，心平气和度过人生第一次失败。

再后来写小说，退稿退到买不起稿纸了，同事们给我捐稿纸。终于我有一篇作品发表了，接下来我就被不同杂志社催稿催到睡不着觉。

我已经修炼得退稿时不忧，发稿也不喜。特别是进了北京作协，发东西应该是作

离乡人汹涌的泪水，在一片哭喊中，他们远离了祖辈生养之地。

2

从台湾到大陈岛只有230海里，但张先生回家的路却走了几十年。

他终于在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之后，充满希望地感受到了家乡吹来的暖风，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从大陈岛被迫去台湾的同胞们开始踏上了返乡之路。

虽然那时很多人的记忆里仍然是那个风雨飘摇的小海岛，但按捺不住的思乡之情是那样强烈，两岸“三通”的突破，使得一些人认亲活动在民间默契地展开。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当年被胁迫到台湾的百余名年逾古稀的老者，早已在孤独的守望中逝去；还有一些来到台湾后流离失所、再也没有音讯的失踪者，如同一个个谜团消失于人间。据称，当时台湾有关部门登记与亲人走失的案件便达500多起，更有许多人根本连姓名也未曾留下。他们再也没有回到故土。

背井离乡的大陈岛人在几十年间尝到的苦痛辛酸，存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而今也传给了第三代第四代。今年初夏，在浙江台州每年举办的“两岸大陈乡情文化节”上，我见到了刚从台湾返乡的数百位同胞，在与他们一次次交谈中，听到了不少令人动容的往事。

那些年轻的大陈岛人神色凝重地诉说起前辈遭遇的苦难经历，他们中有人已用了多年的功夫，在记载修订这段历史，有的则打算进一步筹集资金在两岸建立展馆，用一张张好不容易搜集而来的珍贵历史照片及文字真实还原那段历史。

我看到了那些发黄的照片，当年的大陈岛人全部被送到台湾南部的乡下，做最累最苦的活计，包括操作渔业、耕种田地，照片上可见他们一个个辛苦劳作于瘦弱的身影。他们能够耕种的土地都是贫瘠的河滩地，加之时常受到台风侵扰，每年从地里得到的收获微乎其微。他们的居住地叫做“大陈新村”，好些年里，只是一些临时修筑的房子，铁皮盖的房顶，炎热的夏天住着就跟在火炉里烘烤一样。但勤劳的大陈岛人没有放弃生存的希望，他们于千辛万苦之中顽强地寻找生机。

他们生活在台湾，仍然保留着祖籍浙江一带的生活习俗，甚至还有不少人将这些习俗化作了谋生的手段：酿制黄酒，制作年糕，以及刺绣。他们在谋生中回望家乡，依靠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在台湾重新找到了立足之本。

随着大陆的开放，回到大陈岛的后一代越来越多，张先生和他的同龄人已经成为德高望重的长者。今年张先生又一次回来了，在年轻人的簇拥之下，张先生一直笑逐颜开。在台州“两岸大陈乡情文化节”欢庆晚

座右铭

邱明（美国）

家的日常生活，谈不上喜忧。

在以后的道路上，经历的幸与不幸很多，我既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欣喜若狂。这便是多年奉行“得之不喜，失之不忧”的结果。现在我也是周遭有名的遇事淡定的主人，没人见我发过脾气，也没人见我欣喜若狂。

写作的座右铭应该是对待作品的态度。有人把作品比作是自己的孩子，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总是越看越爱，总是觉得他们比别人的家的好。

对那种说：“恭喜大发表、恭喜荣获某某奖。”我是感激的，感激他们的善意，并且要记住他们的名字，下次见到他们的作品发表，千万别忘了，同样恭喜一下，来而不往非礼也。但是，自己要保持清醒。

最该感谢的，是直说：“你的作品有很大

会上，他穿着一件红蓝条纹格子的T恤，声音洪亮地用家乡话讲述过往的故事与今天的喜悦。第二天一早，他便与同行的乡友们来到台州码头，登上名为“蓝色干线”的游轮，直奔家乡大陈岛。

3

多次回乡的张先生知道，如今的大陈岛早就没有了父辈撤离时的满目疮痍。几十年里，为了建设这座东海上的小岛，许多人付出辛劳甚至生命。那些夺人命的地雷被清除，荒芜的土地被开垦，倒塌的房屋被维修，曾经失去主人的一幢幢石板房至今仍然保留在小岛上，等候远去的主人归来。

为了让大陈岛的原住民有机会回到家乡，与失联的亲人重逢，大陈岛政府曾多次举行认亲活动，至今仍在继续。在踏上归乡的路途中，总是会伴随着惊喜，大半辈子未曾见过的亲人，突然出现在眼前，插上人们一次次喜悦而泣。

我跟返乡的同胞们一起登船，从台州市椒江区到大陈岛。船上的人们非常兴奋，海面上起了风浪，船在摇晃之中，但人们的兴奋劲不减。一位中年男子站起来，指挥大家唱起了两岸的民谣：海浪，沙滩，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大陆台湾，人人都会唱，男女老少，童音清脆，老声沙哑，汇成了别致的合声。

蓝天白云海风，很快就到了大陈岛。人们所经历的千辛万苦化作了漫长而又短暂的一刻。在鱼贯而下的人流中，一个身材瘦弱的女子走在我前面，她的双肩包上插着小旗，显然也是归来的台胞。在船上我就注意到了她，当人们欢歌之时，这位年过五旬的女子一直沉默着朝向舷窗之外，脸色抑郁，但在她走下舷梯，踏上大陈岛的台阶之时，突然举起双手，兀自高声叫道：“回家喽！回家喽——！”她或许是在向先辈禀报，或许是在向后人呼唤。我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但她略带着颤抖的呼喊猛烈地抽动了我的心，热热的，酸酸的。

这些重归家乡的台胞们扶老携幼，走在环岛的小街上，指指点点，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吸引他们目光的不仅有古老的天后宫、渔师庙，还有那些让他们惊叹不已的青年志愿垦荒队员留下的垦荒史迹和纪念碑，更有耸立于山尖的清洁能源风力发电机群。岛上现代化的街道设施，风味十足的民宿、小海鲜，尤其是当地居民腌制的鱼生、辣椒蟹、蟹饭，让返乡人尝到了家乡的味道。

让他们骄傲的是，家乡大陈岛已成为璀璨的东海明珠。作为国家一级渔港、浙江省第三大渔场，岛周海域游动着成群的石斑鱼、黑鲷、梭子蟹、七星鲷、虎头鱼，此外，还建立了以大黄鱼、鲈鱼、真鲷等海珍品养殖为主的深水网箱养殖基地。到了鱼汛期，小岛四周千帆云集，入夜更是渔火万千，星星点点。岛上山峦起伏，森林茂密，建有省级森林公园和海钓基地，号称“东海第一大盆景”的甲午岩、碧水细沙的帽羽沙、乌沙头海滨浴场和风景如画的屏风山、浪通门、高梨、下屿龙洞等众多海上奇观让人目不暇接。

这便是出生3个月便离乡的张先生的家，也是一万多名同胞及他们后代的家，从台湾归来的230海里，并不遥远，但愿此路宽阔畅通，亲人常回家看看。

提升空间，这里结构松散、那里意思不明……”这种人你应该把他作为好朋友，因为他花时间读你的作品，觉得你能写得更好。对于这种人，我是怀着最虔诚的心给予敬重的。

修炼“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半生有余，虽未小成，更难大成，心得却有一点点。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写点什么，天天写，也愿与人分享，发了当然好，不发也不失望，自己高兴就行，毕竟乐在其中。所以我才能心平气和天天写。

如今，我自己开了个播客，每天写完了播出去，而且还会跟听众说说写作的过程和感想。我不怕别人学了去，因为比我强的人多了去了，我还想学学他们的脑洞怎么那么大，什么万有引力、重力加速度、圆周率、物种进化都不能束缚他们的想象力。我会好好跟现在的网络写手学习。

再说，现在有AI在背后，秒杀我这样傻乎乎敲键盘的。再不想出些AI够不着的点，作者”这顶帽子也捞不着戴了。

还好，反正是“得之不喜，失之不忧”，随它去吧！

我家的西窗外，是两排高及五层楼的国槐。

20多年前，这一带旧城改造，在拆除后的原址建新楼，楼下就在南北道路上移栽这种普通的行道树。刚刚把树苗移植过来时，树高仅一层楼的样子，树干双手可握，树的表皮青绿稚嫩。如今，两排树的枝桠东西交叉形成郁郁葱葱的林荫道，树干粗壮皴裂。我经常从窗口看到斑鸠、灰喜鹊、麻雀、乌鸦，还有我不认识的小鸟经常在浓荫树枝上叽叽喳喳，跳来跳去，扑腾翅膀。清晨，斑鸠带节奏的“咕咕——咕”叫声划过天空，窗外树枝就有了响动。两排国槐，成了鸟类栖息的绿色通道。

夏天，窗外一片绿叶，窗内洒满绿光。我坐在窗下看书，干脆拉开白色窗纱，让满窗的青枝绿叶成为风景，像一幅画。

现在是秋天。国槐上还有残留的白色槐花，有3枝伸向我家西窗，伸手可摘。蜜蜂、白色蝴蝶围着残花飞翔。远处的高高树枝上，成串的槐豆荚如绿珠，在秋阳里闪闪发光，在微风中摇曳。到了冬天，成串的绿珠就变成褐色，在风雪中爆裂，脱离树枝，被大风送到任何一处有土壤的地方，它们就会发芽、生长，再长成一棵树。生命力强盛的国槐，哪怕是在高高的城楼残垣或老屋的瓦隙砖缝里，也能扎根！

在成千上万的树木品种里，带“国”字头的能有几种？起先，我以为槐树的学名被冠以“国”字，是为了与500年前从欧洲移植的刺槐相区别。槐树分“国”和“刺”，不失为一种植物分类法。但是，当我看到甘肃省崇信县有一棵3200年的老槐树，并且稍微了解槐树的栽培史后，我才明白，主要生长在中国北方的槐树头戴“国”冠，是最能代表中国的树种。想想吧，甘肃的古老国槐，按树龄上溯是亲见过灿烂的西周文明，是公元前10世纪的老树啊！到了秦汉，国槐成了国道的行道树，历史悠久。国槐还被称为“中华槐”，是历史形成的美誉。

记忆里，童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棵古老的国槐，树龄超过500年。这棵树的树干要3人才能合抱，是姥姥家大门外的标志性树木。盛夏，蓊郁的树冠形成一大片绿荫，住在树周围的人都端着碗在树荫下吃饭。我们小孩子喜欢看树上垂直吊下来的碧槐槐蚕：一条银色的丝线吊起槐蚕，像槐蚕在打秋千。槐蚕有时被风吹在我们的脸上，冰凉冰凉的。槐树的树干上端，有很深很大的干枯的树洞，据说盘踞着几条大蛇，我们从不敢爬上去看。槐树南边是一条深沟，沟底有人家。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到北京工作后去看望姥姥，告别时，我绕着沟沿走到南畔，回头看向深沟的北边时，姥姥还站在槐树下，我在沟南招手，姥姥在沟北招手。500岁的老国槐，见证了我和姥姥的分别。

我家窗外的国槐，虽然高及五层楼，但在古都北京，这两排后栽的树还在幼年，是新生代。我的住宅，夹在北京西城两条著名的胡同之间：南边是辟才胡同，北边是丰盛胡同。丰盛胡同东口有17棵国槐，我实地数过。辟才胡同西头、北竿子

重拾本真

王迎春

西乡与东乡没有明确的地界，只是每每听到那种至纯的盐城西乡口音，我总是明知故问地凑上去：是哪边人啊？

遇到故乡人，我无论如何都禁不住要寒暄几句，那已化作我骨子里的本能。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故乡、故人、故事，注定是人类永恒的文化与情感主题。这个中秋连着国庆的长假，在连绵不绝的人流中，我感受到了还乡人的心潮澎湃。西乡味道，在秋天醒来。

或许我们并不懂得如何去表达眷恋故乡的那份情愫，但我们的心灵却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方水土，深藏内心的情深意长，让我们总是关心着这块土地，以及生活在西乡村庄大地上勤劳朴实的人们。

从西乡出发，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从回到西乡，又让我们回到那种最自然、最真实、最朴素的生活本身，那种焕然一新、自在惬意的人生情感，成了每个西乡人内心的绝妙风光。

精神的故乡符号很多，往往多来自村庄。我的理解，故乡符号关乎节气、时令、气候、水土，与祭祀、祈祷、敬仰、吟诵等民俗事项关联，有缅怀、祝愿、庆



王迎春摄

胡同南口，有一棵已有档案编号的老国槐，树龄约170年，绿色的牌子上标明属于二级古树，有铁栏杆围起，受到保护，还是北京市的古树保护示范点。我看铭牌编号，二级国槐有1000多棵。我过去住在这一带，熟悉胡同周边的情况。现在，尽管老胡同已闭，但我站在胡同口的国槐下，闭上眼睛，过去的旧貌就能在脑际复原。岂止我一人，许多从老城搬迁到别处的原住民，旧地重游，站在老国槐下，都会联想起几代人的故事。一棵老国槐，成了古都的坐标、原住民回访的记号。散布在老城的国槐，承载着无数家庭的历史故事。

在中国的北方城乡行走，在北京老城的胡同行走，国槐是常见的树木。因为它太普通，不是名贵树种，游客就不太注意。郁达夫是江南人，初次看见国槐的槐花落在地上，以他作家的敏感，说是“像花而不是花的落蕊”，曾写在名篇散文《故都的秋》里。国槐不但有文学书写，还融入神话和历史，以它自己的普通、平凡被载入史册。《天仙配》里的槐树精是董永和七仙女的媒人，广为人知。

国槐和中国移民史相关联，大半个中国都知道的故事，是我老家的“洪洞大槐树”。明初移民，民众从一棵大槐树下出发，回望故乡，恋恋不舍，记住了身后的大槐树是岸。从此，“我的老家是洪洞大槐树”就成了半数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百年前，家乡有人在大槐树下建一碑亭，碑刻“古大槐树处”。在碑亭旁又建一茶水，茶室门上端有白底黑字木匾，曰：“饮水思源”。碑亭小道南边，有一木制牌坊，上刻“嘉树延誉”四字。小时候途经此地，我经常看见有外省人在这里寻根。他们抱膝坐在碑亭的台阶上，面带笑容，好像真的回到了老家。一棵500年前的国槐演绎一段移民史，像同心圆推移千千万万中国人在远方的国土扎根，如同我家窗外国槐上随风飘散的槐豆荚落在广袤的土地上。

坐在窗下，面对满眼绿色，心中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从小到老，我的生命都有国槐在庇护啊！——国槐坚韧的性格，蓬勃向上的姿态，有花有果的时序，时时让我忘忧，青春常驻，不知老之将至。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来自网络

贺、祝愿、敬祭等文化内涵。那天，湖边迎面走来一支打莲湘的队伍，女儿眼里满是新奇，欣喜中随着同一种韵律张开臂膀，那一刻孩子们与村庄合了拍。

走在城南，走进城郊，我发现，我们依然习惯于市井气浓浓的热闹街坊和曾经的生活格局，这个格局就是昔日村庄温馨包容亲切的气氛。

对于从西乡走出的我，去西乡就是一种回归。回归西乡，就是回归适度的慢生活，慢步回归民间，回归自然。这个秋天的清晨，我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骑行在草木丛生的便道，风一程，花一程，西乡路上风带凉，亦斑斓亦漂亮。

回归即是重拾，重新拾起我们的本真，重新拾起我们最初的理想，还有朴素的情怀和爱。寒露清晨，潘家小院荷塘里，枯荷上晶莹剔透的露珠相映，隐约清澈的水下，塘边一串串挺拔饱满的红扁豆生机盎然。这个秋天，我在西乡。

穿行在通往西乡深处的蟒蛇河水文化生态廊道，一种“我家就在岸上住”的豪迈油然而生，一路欢歌，一路西乡人家烟火，一直抵达大纵湖的湖心，湖上晚霞红遍了岸上天边。秋风起，蟹脚痒。赶早不如碰巧，湖水煮湖鲜，一切正好。

西乡，有一百种美滋滋的打开方式。这里早已化为我们心中一块融精神风貌、物质留存于记忆的内心情家。故人不在，但我们聆听、记录、传承他们故事的心愿永在，无论美丽与哀愁，终究我们都将成为故事里的那个人。

秋天的西乡很好，倘若你在，秋天和西乡会更好！